

浮生 THE LIGHTNESS OF BEING  
水墨紙本 INK ON PAPER  
34.5 X 209CM  
2017



浮生 THE LIGHTNESS OF BEING  
水墨紙本 INK ON PAPER  
34.5 X 209CM  
2017

# 無限自由的藍

陳鈞樂



若夢 FLOATING DREAMS  
水墨紙本 INK ON PAPER  
36.5 X 178 CM  
2017

WRITER SAMWAI LAM  
PHOTO COURTESY OF THE ARTIST

游泳和繪畫佔據陳鈞樂兒時大部分時間。尚記得，小時候的他跟家人去茶樓飲茶，喜歡在點心紙背面畫魚，一張駁一張，拼湊成一條巨型魚。「我從小喜歡魚，卻不太喜歡練水，但游水還是可以的。」鈞樂帶點抱歉地說。戴着口罩的他，有點不好意思的模樣，當然不是因為我，而是對十多年的習慣——練水有點歉意。事實上，他已很久很久沒游泳了。

出生於1992年的陳鈞樂自3歲起開始學習游泳，與此同時，鈞樂也開始跟着張慕雲老師畫畫。目前是全職藝術家的他，現時也在張慕雲老師的畫班教畫，兩人淵源甚深。兒時的畫班一開始都是畫卡通人物，繼而是素描、油畫之類。

「那時也接觸過中國畫、書法，卻覺得比較單調。」身材修長的他獲游泳教練挑選，練習蛙泳，平均一星期練6日，臨近比賽期間，一日練2次，早上一次，傍晚一次，次數多到池水接近有損皮膚的程度，直到大學時一次痛苦的「爆肺」經驗，令他徹底放棄了練水。

「爆肺」有多痛呢？作為運動健身的他，那些日子連走路都要小心翼翼。無獨有偶地，他對中國工筆產生興趣，對於游泳的期待完全轉移到繪畫上。鈞樂憑着自修美術，考入中文大學藝術系。「大學時學習中國畫，練習臨摹、勾線。一張畫可以勾線勾到密密麻麻。中國工筆畫很重視線條，下筆輕重不一，都會影響在畫面呈現的線，中國工筆畫的線條都是比較平。一張看似簡單的工筆人物畫，可能要臨摹畫上4、5個小時，工筆人物的衣服、頭髮、面孔的線條都是不一的。」老師和同學大都認為工筆畫難，他偏偏喜歡向難度挑戰。「畫工筆畫的難度要心定，每條線都是一個修練，一步一步來。」譬如《浮生》和《若夢》，一個個似是飄浮、翩翩的人令人聯想到絹本水墨白描人物手卷《八十七神仙圖》。

魚比水多 SCHOOLING FISH  
 水墨設色紙本，一組3件  
 INK AND COLOR ON PAPER, A SET OF 3  
 31 X 123CM EACH, TOTAL 31 X 369CM  
 2015



嘉圖畫廊主理人歐陽憲形容鈞樂的畫作帶有浮世的

意味，尤其是首個個展《人間遊戲》裏的作品

有種世人逃離生活壓力，畫面呈現眾人狂歡的片段。

鈞樂一邊興致勃勃地解釋，一邊從背包裏掏出北齋的漫畫。「武林秘笈」嗎？

他耍耍手，笑說：「哈哈，這是翻印本。」他指出北齋的繪畫特色，同樣是以線條為主，一張圖倒是有粗有幼，極為生動。描繪的對象也是包羅萬象，從市井百態、花鳥魚蟲到人物風俗、就連神佛妖怪也有涉及。「日本浮世繪多以彩色印刷的木版畫示人，但其中也有手繪本。」北齋其中一點最影響鈞樂創作的是人物動作。

在《極樂》中，鈞樂運用細膩的筆觸畫了一個背山有樹的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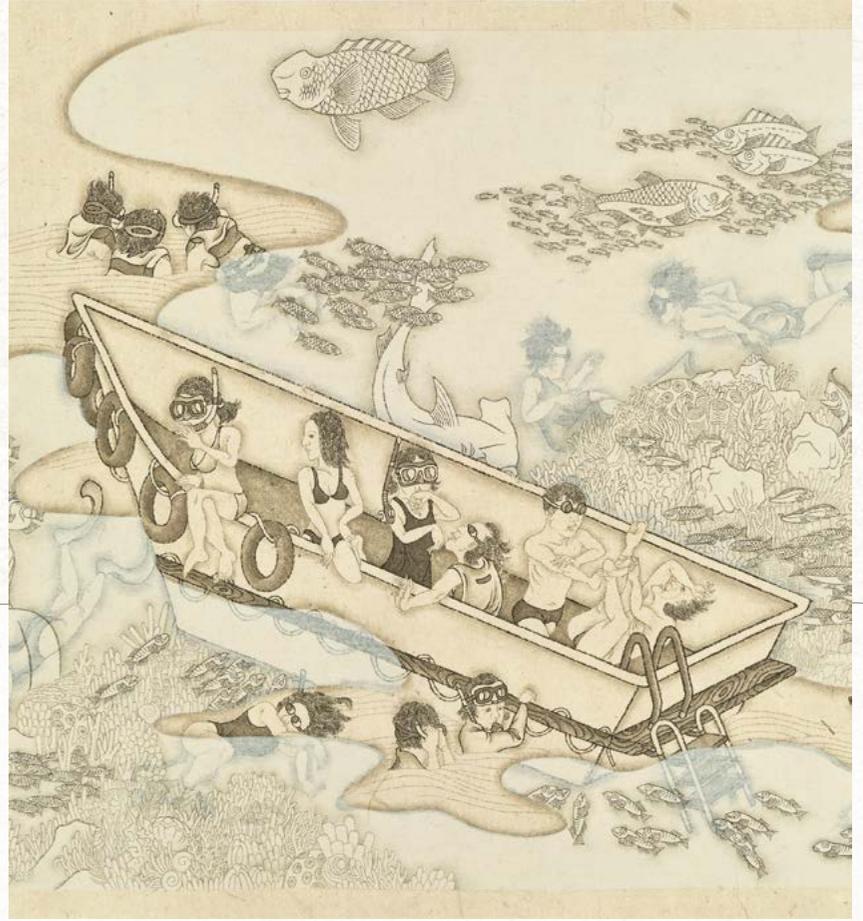
泳池，泳者的姿態是比較清簡、樸實。「大部分動作，我都是按照自己的動

作作畫，請家人為我拍下照片。」參考過北齋的作品後，鈞樂的人物動作誇張、彰顯

了。他嘗試運用線條塑造版畫的模樣，用毛筆做出非常有力道的線條，富有活感。



蛟 GREAT SEA SERPENT  
 水墨設色紙本 INK AND COLOR ON PAPER  
 38 X 86CM  
 2018



鈞樂的作品帶有奇幻的感覺，大魚和人的比例不盡相同，原來大部分都是鈞樂的記憶場景，「大多數都是和旅行有關。」不再練水的鈞樂愛上潛水，足跡遍及馬來西亞、埃及、埃及、大堡礁等等。

《深山大澤》濃縮時間和地距，運用散點透視法，畫面有多個立足點，觀者通過雙眼移動，彷彿和畫中人一同坐船、出海、潛水。縱使作品背後都有一個參考地點、真實記憶，鈞樂的作品卻非再現、寫實，偶然間他會參考旅行時拍下的影像，但更多時間，他的畫源於記憶——源自他對旅行的記憶畫面。《蛟》和《深山大澤》啟發自他前往埃及潛水的經歷。「潛水像畫畫一樣，試了一次就會上癮。就算是潛同一個地方，每次瞥見的東西都會不一樣，像看中國長卷畫一樣，每次看也有不同驚喜。」埃及那一次潛水，主要看海鰻，他們追逐着海鰻的步伐，游來游去。《星塵》和《深海漫遊》啟發自夜潛。《星塵》在夜裏浮潛，「天空很多星星，當你拍一下水花，就會泛起點點藍光，應該是微生物來的。而且魚會避開光，留有非常大的想像空間。《深海漫遊》則是想像海裏有什麼生物在身邊。」

鈞樂說起潛水的癮：「我第一次潛水大約是中六，地點在菲律賓。在海裏一個位置，有一個類近直角的深洞，很像懸崖，往下望完全看不見底。內心又驚又好奇，因為一跨了出去，就看見很美麗的珊瑚。而且潛水的狀況是最舒服、最自由。」潛了好幾次，鈞樂除了看海洋生物圖鑑外，還特意到街市買魚，寫生。

預期今年年尾，他將舉行個展，主題同樣圍繞海洋。「接觸多了大自然，對於人在畫中出現好像不太重要。近來的作品比較多畫魚和大自然以及人類對海洋的負面影響。」